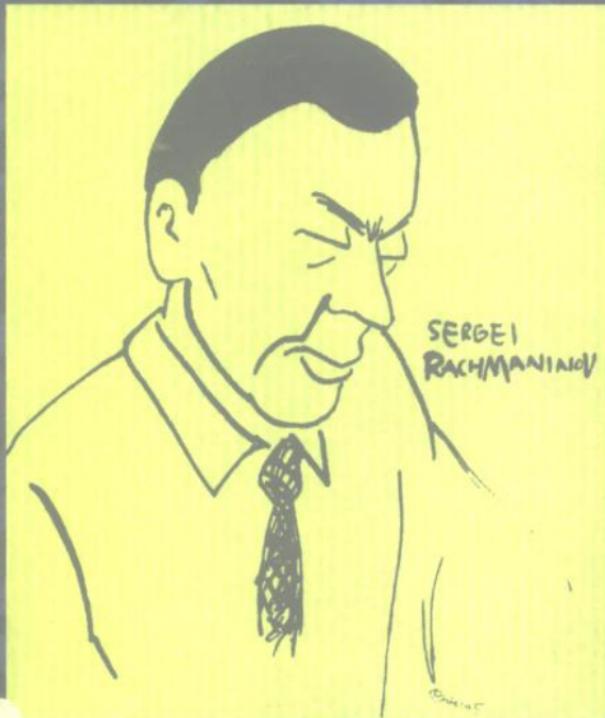


拉赫玛尼诺夫 管弦乐

Patrick Piggott 著 王次炤 常瞿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

Rachmaninov Orchestral Music



花山





BBC 音乐导读 28

拉赫玛尼诺夫 管弦乐

Rachmaninov Orchestral Music

Patrick Piggott 著

王次炤 常罡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字：03—98—006号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英国 Omnibus Press, U. K. 和世界文物出版社安排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赫玛尼诺夫：管弦乐 / (英) 皮格特 (Piggott, P.) 著；王次炤 常罡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BBC 音乐导读；第 28 册)
ISBN 7-80611-666-4

I. 拉… II. ①皮… ②王… III. 拉赫玛尼诺夫, S. V. (1873 ~1943)-管弦乐-音乐欣赏 IV. J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120 号

BBC 音乐导读 28

拉赫玛尼诺夫：管弦乐

Patrick Piggott 著 王次炤 常罡译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苇 子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 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32 3.875 印张 62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00 元

ISBN 7-80611-666-4/G · 59



目 录

5 前言

11 多样化的管弦乐作品

11 《岩石》 Op.7

18 《吉普赛主题随想曲》 Op.12

23 《死之岛》 Op.29

30 《交响舞曲》 Op.45

37 交响曲

37 《d 小调第一号交响曲》 Op.13

47 《e 小调第二号交响曲》 Op.27

58 《a 小调第三号交响曲》 Op.44

69 钢琴与管弦乐作品

69 《升 f 小调第一号协奏曲》 Op.1

75 《c 小调第二号协奏曲》 Op.18

83 《d 小调第三号协奏曲》 Op.30

91 《g 小调第四号协奏曲》 Op.40

96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Op.43



BBC 音乐导读 28

拉赫玛尼诺夫 管弦乐

Rachmaninov Orchestral Music

Patrick Piggott 著

王次炤 常罡 译



16230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字：03—98—006号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英国 Omnibus Press, U. K. 和世界文物出版社安排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赫玛尼诺夫：管弦乐 / (英) 皮格特 (Piggott, P.) 著；王次炤 常罡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BBC 音乐导读；第 28 册)
ISBN 7-80611-666-4

I. 拉… II. ①皮… ②王… III. 拉赫玛尼诺夫, S. V. (1873 ~1943)-管弦乐-音乐欣赏 IV. J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120 号

BBC 音乐导读 28

拉赫玛尼诺夫：管弦乐

Patrick Piggott 著 王次炤 常罡译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苇 子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 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32 3.875 印张 62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00 元

ISBN 7-80611-666-4/G · 59



目 录

5 前言

11 多样化的管弦乐作品

11 《岩石》 Op.7

18 《吉普赛主题随想曲》 Op.12

23 《死之岛》 Op.29

30 《交响舞曲》 Op.45

37 交响曲

37 《d 小调第一号交响曲》 Op.13

47 《e 小调第二号交响曲》 Op.27

58 《a 小调第三号交响曲》 Op.44

69 钢琴与管弦乐作品

69 《升 f 小调第一号协奏曲》 Op.1

75 《c 小调第二号协奏曲》 Op.18

83 《d 小调第三号协奏曲》 Op.30

91 《g 小调第四号协奏曲》 Op.40

96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Op.43

前 言

拉赫玛尼诺夫作曲家与钢琴家的双重生涯，使后人对他产生了许多误解。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他主要是一位钢琴音乐的作曲家，不过偶尔写一点蛮不错的钢琴以外的其他作品，这种误解至今还甚为流行。另一种误解则是认为由于他是一位如此卓越的演奏大师，他的管弦作品必然在风格上趋向钢琴化，更像是管弦化了的钢琴音乐。当初，李斯特（Liszt）也曾遭受过这种误导舆论的批评。实际上，尽管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独奏音乐写得非常美妙，但其数量并不很多，充其量不过是两首奏鸣曲、两组变奏曲和五六十首小品。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歌剧、合唱作品、歌曲、室内乐以及管弦乐等则构成了他全部作品中庞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这些广泛多样的音乐形式里，他写作起来与写钢琴音乐同样得心应手。以下几点时常被人们忽略：首先，拉赫玛尼诺夫不仅是作曲家、钢琴家，还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

家，他在歌剧院里的表现与在音乐厅里同样辉煌；其次，虽然兹维列夫（Zverev）的严格训练加上他自身的天才，使他在很小的年纪就获得了惊人的钢琴技巧，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又接受了综合的和非常全面的音乐教育；还有，他在俄国音乐生涯的鼎盛时期中，虽然也以指挥家和钢琴家而享有盛誉，但最被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作曲家的身份。

拉赫玛尼诺夫还一直在蒙受着其他一些错误观念的困扰。我们可以听到一种说法，拉赫玛尼诺夫在1917年离开俄国，并在他四十五岁时决定选择了国际音乐大师的生涯之后，他的创作力逐渐衰竭了。必须承认，有关这一错误观念，拉赫玛尼诺夫本人也有应该指责之处。当他的朋友梅特纳（Nikolai Medtner）问及为什么他不再写作了时（真不知道梅特纳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他答道：“当旋律离我而去时，我如何能写作呢？”这句名言被后人过分地滥用了。实际上，所谓“旋律”（人们都曾认为这里所说的旋律是指创作的冲动，因为从他在俄国所写的最后的作品——《图画练习曲集》[Etudes-Tableaux, Op. 39]中可以看出，作曲家对旋律的关注已让位于对结构和音响的实验以及对某种气氛的营造）从来没有离他而去，

这一点从他最后十年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然而传说的影响是很难消除的，何况这个传说至今还被当代的俄国人孜孜不倦地传播着，在他们看来，一位俄罗斯作曲家一旦离开祖国的土壤就只能陷入沉寂。这种看法丝毫不顾及事实，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在本书中所论及的十二首作品里，有六首是写于俄罗斯之外的地方。同时这种看法还置其他一些富于创造力的俄罗斯流亡艺术家的作品于不顾，这里仅举出几位：贝诺埃斯 (Alexandre Benois)、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夏加尔 (Marc Chagall) 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更不用说还有普罗高菲夫 (Prokofiev，他在流亡时期所写的作品丝毫不亚于他回国后的创作)，以及梅特纳本人，他不管到哪里都没有间断过创作，从不考虑周围的环境如何。至于说到拉赫玛尼诺夫本人，有着另一位流亡者（他所热爱的肖邦）的音乐时时萦绕在他的耳边和指畔，他怎会真正相信令他无法进行创作的原因是由于他与祖国的分离，而不是由于他受国际钢琴演奏大师身分之累过于忙碌所致呢？

他对自己作为一名作曲家面临的困扰所作的评论也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他坚持说自己不适合写长篇的交响曲，表示再也不动笔写作大型管弦乐作品；可是他

也曾抱怨说写作短篇的钢琴小品是最艰巨的事情，简直是受罪，在这时他又觉得写管弦乐曲要容易得多了，因为只要一想到各种乐器丰富的音色，就足以给他带来灵感。他对自己钢琴演奏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时他对演奏感到厌恶，把它当成一种负担、一种单调乏味的苦差事；可是当有人出于对他身体状况的考虑劝他隐退的时候，他又觉得无法面对没有音乐会的生活——音乐会简直已经成了他生存的意义所在。据拉赫玛尼诺夫夫人最近出版的回忆录❶ 中透露：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他也时而会变得喜怒无常，有时会充满忧郁，而另一些时候截然相反。梅特纳那愚蠢的问题如果是在别的日子提出来的话，也许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回答。

还有一种有关拉赫玛尼诺夫音乐的极端错误的说法，至今还被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说他的音乐风格是世界主义的，语汇的运用缺乏俄罗斯的特征。这种论调最愚蠢的鼓吹者之一就是鲁恩（van Loon），他把拉赫玛尼诺夫与居伊（César Cui）的音乐同列为带有“西方主义”（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色彩的一类。这种说法对于居伊来说是否贴切，我们姑且不去管它，毕竟他是一

❶ 《Novyi Zhurnal》，No. 103 (New York, 1970)。

个比利时后裔。但对拉赫玛尼诺夫来说，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柴科夫斯基 (Tchaikovsky)、穆索尔斯基 (Mussorgsky)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Rimsky-Korsakov) 的音乐之中，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植根于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音乐之中。如果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位去听音乐会的当代俄国人，什么样的音乐对他最有吸引力，十之八九都会回答柴科夫斯基和（或）拉赫玛尼诺夫，偶尔也有人会答斯克里亚宾 (Skryabin，现今俄国流行着有趣的斯克里亚宾热)。斯特拉文斯基称柴科夫斯基是最具俄罗斯风格的作曲家，当他说这话时他很清楚其含义：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外表上看是世界性的，但它却总是与俄罗斯的“心灵”息息相通。拉赫玛尼诺夫虽然比起柴科夫斯基来略逊一筹，但他的音乐也以其特殊的方式触动了俄罗斯人的心，所以也在他的祖国受到人们的尊崇。他的故乡伊凡诺夫卡 (Ivanovka) 也因此而受益，被重新修建成当初他居住时的样子，把它变成了一个圣地，还为朝圣者们修建了一座豪华旅馆。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成为仅次于克林 (Klin) 的柴科夫斯基博物馆的又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名胜了。

不过尽管有着很强的俄罗斯音乐特性，或许应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性，如同柴科夫斯基那样，拉赫玛尼

诺夫的音乐对整个世界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无数封信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其中大多数都是用令人感动的言词向这位作曲家表示感谢，感谢他的音乐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同样令人感动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对这些来信所表现出的热心与真诚，他一一回复他们，不惜为此花费了很多本可用于创作的宝贵时间。即使像这样给千百万人带来快乐的音乐，多年来也没有幸免于许多非难，时至今日，在对它的一片喝彩声之外，也还存在着误解甚至敌视。这种对拉赫玛尼诺夫评论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美国作家萨尔兹曼(Eric Salzman)的笔下鲜明地表现出来，他最近同时发表了两篇有关拉赫玛尼诺夫的文章，一篇题目叫“是”(Da)，另一篇叫“不”(Nyet)^①。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对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最终评价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我们自己作出判断。进一步熟悉他的主要作品，其中包括他绝大部分的管弦乐作品，将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① 刊载于《Stereo Review》，Vol.30，No.5 (New York, 1973)。

多样化的管弦乐作品

《岩石》 Op.7

虽然拉赫玛尼诺夫早期的交响诗《岩石》（The Crag）是他最早发表的管弦乐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他第一次为管弦乐团作曲。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将当时刚刚发表不久的柴科夫斯基的巨作《曼弗列德》（Manfred）的总谱缩编成钢琴二重奏（从中学到许多配器的知识）。从那时起直到他二十岁创作《岩石》，每年他都写出一首或几首管弦乐作品。其中包括一首《f 小调诙谐曲》（似应为 d 小调，但原文如此——译注），写于他十四岁那年；一首钢琴协奏曲，已写出草稿但未能完成；一首不完整的交响作品——像柴科夫斯基的同名交响曲一样，这首作品也是根据拜伦的诗剧《曼弗列德》而写的，其中至少有一个乐章已经完成；一部组曲，现

已找不到；还有一首后来被列为他的作品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多年后被大刀阔斧地修改过，而且至今仍被钢琴家们作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一首尝试写作的《d 小调交响曲》，它的第一乐章被保留下来；还有一首交响曲，据说已经完成但又马上被扔在一边；一首交响诗《罗斯季斯拉夫王子》(Prince Rostislav)，根据托尔斯泰 (Alexey Tolstoy) 的叙事诗而作；最后还有一部歌剧《阿列科》(Aleko)，其中有一些纯管弦乐的段落（两首舞曲和一首间奏曲）。在这些作品中，拉赫玛尼诺夫对管弦乐团的运用越来越自如，另外他从《阿列科》的排练和演出中（1893 年春天）无疑也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实际经验。

尽管《岩石》这首作品中可供展开所依据的素材很少，其本身又是相当含混而贫乏的，但其中还是清楚地显示了他从大量配器实践中得到的有益经验。柴科夫斯基对这首作品还是相当赏识的，他把它列入了计划在 1893 年冬天到欧洲演出的节目单中，可惜由于他在那年十月突然去世，演出未能实现。

人们觉得奇怪，拉赫玛尼诺夫这首曲子中的什么东西能让那位通常是十分苛刻而且又是刚刚写完《悲怆交响曲》(Symphonie Pathétique) 的作曲家忽然变得如此兴